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的時代，帝國主義者業已陷入不可解脫的危機之中。

毛澤東

美帝陷入不可解脫的經濟危機

毛主席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的時代，帝國主義者業已陷入不可解脫的危機之中。」目前，一場四十年來最大的金融危機席捲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繼英鎊貶值後，又接二連三地出現搶購黃金的熱潮，美元處於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困境。與此同時，西歐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去年工業生產指數也大幅度下降，市場萎縮，中小企業相繼倒閉，失業人數劇增。一句話，財政經濟危機就像癌症一樣致傷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不可挽救的境地，這個事實，再一次地證明了毛主席英明論斷的正確性，極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充滿信心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最後勝利。

在這次大危機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美帝國主義，美元完全失去了國際信用，迫使約翰遜將美元變相的貶值，我們知道，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帝爲了實現其獨霸全球的狂妄野心，在全世界進行軍事侵略和經濟擴張，特別是侵越戰爭的擴大，引起空前龐大的財政赤字和日益加速的通貨膨脹，國際收支逆差也不斷增加，美元危機重重。這個時候，美帝的難弟——英國，由於高度的國際收支逆差，英鎊不得不實行貶值，這進一步沖擊着本就動搖的美元的加速崩潰，同時，法國戴高樂政府却採取了對抗的措施，千方百計打擊美元的地位，無疑這是另一個致命傷。

美國去年的工業產量，頭十一個月的生產指數，都低於前年十二個月的指數，六月、七月、九月、十月的指數也都低於前年同期。作爲美國工業兩大支柱的汽車工業和鋼鐵工業，情況更加糟糕。其中汽車產量下降百分之九點六，鋼鐵產量下降百分之五點三（由一億二千一百六十萬噸降到一億一千五百廿萬噸）。其他如製造業，採礦業，鐵路運輸和其他交通運輸，公共事業等重要部門的投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約翰遜爲了阻止經濟危機的日益惡

化，去年繼續大幅度增加軍事訂貨和其他軍事開支。但是去年的事實表明，軍事刺激的作用變得很有限，而副作用則愈來愈顯著。例如，由於軍費的急激增加，美國聯邦的預算的赤字，到六月底止的財政年度里，將達到二百五十億到三百億美元。

美帝病重亂投醫，實行什麼「節約計劃」，要求人民束緊腰帶，加強向勞動人民壓迫和剝削，妄圖藉此減低工業生產成本，增進出口貿易，結果，却和它的本來願望相反，美國工人爲了反抗無理的壓迫和敲骨吸髓的剝削，開展了規模宏大、長時期的罷工鬥爭。這反過來加速了美國經濟的惡化。單在去年頭四個月，在美國就有八十四萬各企業工人投入罷工鬥爭，去年整年罷工浪潮此起彼伏，綿延不絕，迫使許多重要工業停產，產量顯著削減。今年，由於約翰遜政府進一步實行了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政策，引起了美國勞動人民日益強烈的反抗。像產業工人一樣，許多政府僱員也沖破了政府制訂的種種活動的約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罷工浪潮。今年二月廿九日起，三萬名美國波羅星達州的小學教師開始了全州範圍的罷教。今天，菲斯法尼亞的菲士堡，大約一千名教師，不顧反動禁令展開罷教。接着，舊金山的一千五百名教師也舉行罷教。與此同時，紐約市當局僱用的一萬名清潔工人，從二月二日起，堅持了九天的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接着，全納西州孟菲斯的一千多名清潔工人也舉行了罷工。三月十八日，美國在海岸又爆發六萬碼頭工人罷工。這次碼頭工人的罷工，致使一萬十四艘輪船停泊在紐約港口，大量貨物堆積在貨倉及鐵道停貨車場，八千噸糧食腐壞，港口開支損失幾千萬美元。三月廿九日，孟菲斯市的六千名的罷工工友和前往支援的群眾和四千名前德鎮壓的國民軍展開激烈搏鬥。

無產階級革命性 與 小資產階級搖擺性

——人民日報編者按——

划清無產階級革命性和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界限，抵制和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這是當前擺在無產階級革命派面前的重大課題。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大破資產階級思想，大立無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地盤縮小了。但是，我們應當充份重視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所起的嚴重的腐蝕和破壞作用。

正如列寧所指出：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及由狂熱轉為灰心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復發。列寧指出的這種情況，每個無產階級革命者必須高度警惕。

小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人，當他們在受資產階級反動派路線壓抑的時候，也會起來反抗，進行鬥爭。他們希望革命馬上勝利，以求改變自己所處的地位。他們可以參加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有利於革命的積極作用。但是，他們在政治傾向上，又往往表現出搖擺，好走極端，華而不實，投機取巧的弱點。他們熱中於極“左”的詞句和口號，在思想和行動上表現出極端的狂熱性和自發的盲目性。而在遭受某些挫折和困難的情況下，又會悲觀失望，表現在政治上的右傾和動搖。特別是在掌權以後，他們的地位有了改變，如果忽視了自己的世界觀的改造，就會打頓下來，不再前進，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甚至有可能發展到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立，而被階級敵人所利用。

毛主席教導我們：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

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革命群眾鬥爭是一座偉大的共產主義熔爐。革命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是完全可以學習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过程中，在向階級敵人作鬥爭的过程中，在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的过程中不斷地得到克服的。每個革命同志都要在大革命的海洋中學習游泳，努力增強無產階級革命的堅定性，把自己鍛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堅強可靠的接班人。

〔文匯報〕發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性與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社論，及時地提出了這樣一個帶普遍意義的重大問題，值得大家好好學習。

隨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隨着思想領域里的階級鬥爭的激化，無產階級革命性與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矛盾便日益暴露出來。這也是人民內部的一種矛盾。我們要活學活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光輝著作，用革命的整風精神，大力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不斷增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也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戰士的自覺要求。

當前，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突出表現，是以“我”字為軸心、片面武斷時“左”時右，好走極端，例如：

自以為對革命有功，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獨左”“唯我獨革”，誰的話都聽不進去；對別人，只要他的觀點不一，就斥之為“老保”，甚至隨意拉出隊伍、要踏平、砸爛對方的組織。

在這個人遭受壓抑時，他要反抗，要鬥爭；一旦

取得勝利、地位起了變化，外界壓力小了，特別是當他掌握了一部分權力以後，就以為革命到了底，於是就停頓下來，不再前進。

在革命組織內部，獨行甚，一切通過“我”說了算數，大搞首一言堂；一旦“我”字碰壁，喝了幾口水，便轉而鬧極端民主化，撒手不管事，當起“逍遙派”。

凡此種種，在一些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表現為突出，他們不以為非，反而自稱為“革命行動”，或者叫做“造反派的脾氣”！

這里就有一個是非問題：究竟什麼叫做革命行動？我們應該革誰的命？在當前，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分清兩類矛盾，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全力以赴地革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命；與此同時，革自己頭腦中“私”字的命。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性的表現，這就是值得大大提倡的革命行動。相

（轉入第三版）

(接自第二版)

反，上述數例，既不把炮口對准“一小撮”，轉移了鬥爭大方向；同時對自己頭腦中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又採取了“保”的態度。這不是什麼革命行動，不是什麼“造反派的脾氣”，而恰恰是小資產階級的行動，小資產階級的脾氣。

鑒別無產階級革命性與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標準是什麼？就是符合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是最公還是最私。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言論和行動，都離不了一個“私”字。正是這個“私”字擋住了視線，迷住了心竅，使一些同志陷入了盲目性，以感情代替政策，以個人恩怨判斷是非，採取了錯誤的行動。

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的滋生蔓延，給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帶來極大的危害。它在革命隊伍內部成為發展和鞏固革命大聯合的嚴重障礙成為干擾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背離鬥爭大方向，渙散革命組織性紀律性的腐蝕劑；並為階級敵人打入革命陣營，進行反革命復辟活動提供了缺口。更為嚴重的是，如果听任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發展下去，就會生長資本主義勢力，就會出修正主義，就會出新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

當此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展開總決戰的關鍵時刻，各種思潮都要跑出來登台表演，同無產階級思想較量一番。在這個時候，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滋長，更是不足為怪的。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份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的黨就處在這個階級汪洋大海的包圍之中。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應當正視這個矛盾，敢於暴露這個矛盾，分析批判這種思潮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便刨樹挖根，在靈魂深處開一番滅資興無的革命。

小資產階級是這樣一個階級，當它自己受到壓抑時，有一定的革命要求；但是，由於它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受着小生產的狹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在思想上又存在着主觀性和片面性，故在政治傾向上容易表現為左右搖擺，好走極端。因此這種人，可能是拉車前進的，“但弄得不好，就會變成了“拉車屁股向後”的人。

要徹底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增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就要遵循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導，“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後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座清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大熔爐。我們要同階級敵人作鬥爭的過程中，在向工農學習，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的過程中，逐步地學習和掌握毛澤東思想，大力提倡唯物辯證法，堅決反對形而上學

，不斷清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污泥濁水。這樣，就能大大增強革命的堅定性，就能永保革命的青春。

翻開五四運動以來的歷史來看，真正能夠百折不撓地堅持革命終而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總是那些老老實實沿着毛主席所指出的革命化的道路前進，刻苦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永遠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不愛出風頭，踏踏實實地為人民服務的同志，而另一些不學習、不改造，終日像浮萍一樣浮在上頭的人，結果都成為歷史上來去匆匆的過客，成為政治舞台上曇花一現的人物，自己毀了自己。

今天，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熔爐中，許多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積極投身進去，為革命沖鋒陷陣，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同時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但也有一些人，他們由於本身存在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而又不願在鬥爭中進行艱苦的改造，只能在一段時期內充當革命的同路人。這種人，盡管也能幹一點革命工作，但每當革命深入發展，特別在轉折關頭的時候，他就停頓了，動搖了，甚至倒退了，最終被革命的車輪遠遠地拋到後面去。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入展開的今天，是做革命的同路人，還是做徹底的革命派？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嚴重的問題。

歷史無情，前車可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讓我們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永遠前進，決不動搖，革命到底，誓不回頭！

轉自〔人民日報〕



如此蘇美“文化合作”

蘇修大肆鼓吹同美帝搞“文化合作”，這是蘇修追求“蘇美合作主宰世界”，推行“和平共處”的投降主義總路線的必然產物，也是他們在蘇聯大搞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早在一九五六年，克魯曉夫就在臭名昭著的聯共二十大提出：「我們希望在為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安全的鬥爭的方面，以及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同美國友好合作。」

於是，一批蘇修御用文人，按照克魯曉夫的調調，唱起蘇美“文化合作”的贊美詩來。臭名遠揚的反動作家肖洛霍夫，用奴才的腔調向美帝獻媚說：「讓我們互相來往吧！我們沒有什麼可爭論和鬥爭的。」老右派愛倫堡大肆叫嚷：「任何思想上的分歧都不應該成為文化合作的障礙」，並且鼓吹大量翻譯出版美國反動資產階級作家的“傑出作品”。

自從一九五八年蘇美文化交流協定簽字後，蘇修美帝的文化團體、個人以及演出單位的互相訪問活動，日益頻繁，演出、出版書籍、舉辦各種各樣的展覽會、交換電影、開放新聞、互贈文物，還是什麼“俄美建交週年紀念”等等，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蘇修集團販運大量的美國反動資產階級作家的作品，充斥蘇修報刊。僅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團上台後的第一年即一九六五年為例，蘇修近六十種報刊登載了西方文學作品二百二十餘篇，其中大量的的是美國貨。蘇聯〔外國文學〕雜誌如數家珍地列舉他們發表美國“垮掉的一代”創始人克魯亞克的〔在路上〕、塞林格的〔麥田守望者〕等反動作品，吹捧它們是“這些流派最傑出的代表作”。蘇修集團就是要利用這種精神鴉片，來腐蝕蘇聯人民的革命意志，在蘇聯大搞資本主義復辟。

蘇修集團叫嚷“把窗戶打開”，就是對美帝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世界上最反動、最腐朽、最骯髒的美帝文化，像決了口的洪水一樣，一股腦兒湧進蘇聯。什麼“美國之聲”，“爵士音樂”，“抽象派”、“現代派”繪畫，“先鋒派”戲劇，好萊塢電影，阿飛舞等等，充斥蘇聯。

一九六二年美國古德曼爵士樂隊在莫斯科演出時，克魯曉夫親自出馬捧場，帶頭鼓掌。這個大叛徒對新聞記者說：「我欣賞這種音樂」。在克魯曉夫的倡導下，蘇聯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爵士狂”。

蘇修集團利用各種宣傳機器和場所，向蘇聯人民推銷美國的阿飛舞、搖擺舞、扭擺舞等病態和猥褻的舞蹈，用以毒害和腐蝕蘇聯人民。他們恬不知恥地吹捧這種低級下流的動作“已成為原子世紀的奇跡”。

蘇修為了顯示向美帝國主義的藝術學習的成績，還

不止一次地派舞蹈團赴美。一九六一年蘇修莫伊塞也夫舞蹈團在美國演出了搖擺舞。美國〔新聞報〕在評論這家舞蹈團的演出時說：「現在我們甚至在搖擺舞方面也不是領先了。」一九六四年六月，美國〔生活〕雜誌評論蘇修藝術家向美帝國主義的藝術“學習”的情景時贊嘆：「噫，真有這樣的事，莫斯科開始學起百老匯來了……，他們的動作和閃閃破光的裝飾可以使任何資本家脈搏加快。」美國報刊的這些評論，表明蘇修的文化藝術已經同美帝國主義的文化藝術完全同流合污，成為一路貨了。

蘇聯的戲劇舞蹈，同樣充滿着蘇美“文化合作”的“激情”。美國黃色戲〔兩個打秋千的人〕也曾經在莫斯科上演。蘇修把〔窈窕淑女〕、〔公共汽車站〕等色情的美國戲，搬上自己的舞台，同時還熬費苦心，竭力把這些壞戲演得符合美國主子的口味。而蘇修導演們在導演這些戲時，甚至還要“考慮到西方客人怎樣評價”。從這裡人們可以看出蘇修已墮落為美帝文化附庸的無恥嘴臉。

蘇修在推銷美國電影方面，更是不遺餘力。蘇修不僅通過各種報刊大肆吹捧美國影片，而且專門為反動的美國電影出版書籍，廣為宣傳。一九六五年蘇修文化部藝術史研究所推准出版的〔西方關於戰爭的電影藝術〕一書，對於美化美帝頭子，為美帝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開脫罪責的美國影片〔五月的七天〕、〔紐倫堡審判〕等，作了肉麻的吹捧。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團當政以來，為了討好美國主子，不惜花費巨資購買大批美國影片。蘇修竟以二十萬美元的高價，買了一部〔這是瘋狂、瘋狂、瘋狂的世界〕的美國影片。這部描寫一伙強盜發狂的影片曾在莫斯科的四十二家影院上映。此外，描寫兇殺案的〔七好漢〕、〔綠街小舍〕等美國片，也在蘇聯人民中散播了大里毒素，特別是腐蝕了青少年，使他們走上犯罪的道路。對於這樣一些美國精神鴉片，蘇修報刊竟熱大肆吹捧它們的“成功”。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蘇維埃文化報〕無恥鼓吹，要研究這些美國影片確“成功奧秘”，以用於蘇修“所需要的目的和任務”。這也的確是他們的真心話。

通過美蘇“文化合作”，美國還經常在蘇聯舉辦各種展覽會。從抽象派畫展到廣告展覽，甚至展出奇裝異服，招徠顧客。一九五九年美國在莫斯科舉辦的“科技和文化成就展覽會”，美國報刊直言不諱地供認，其目的就是宣揚“私人經營的優越性”，“煽起蘇聯人民回到資本主義制度的願望”。而克魯曉夫却在這個展覽會的開幕式上鼓吹它對蘇聯是“有益的”

(接自第一版)

目前，美國財政經濟危機陷入了內外夾攻的困境。國內的罷工浪潮不但沒有平息，反而規模越來越大，涉及行業越來越廣，工人斗志越來越高昂，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對經濟的打擊更是嚴重化，從內部加速了美帝的政治經濟危機。在國外美元更是一蹶莫展，約翰遜爲了挽救美元危機，而在國際貨幣基金七國會議上宣佈，今後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官方交易中，還維持目前的美元和黃金的比價，而在所謂「自由市場」的私人交易當中，黃金則可隨便漲價。這種辦法，等於宣告了美元的貶值，這不但不能挽救美元，反而使美元的使用一落千丈，使美元面臨了更大的危機。

爲了解救資本主義世界日益慘重的金融危機，三月底又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西方集團十大國的財長會議。這個會議不但無法解決他們所面對的危機，反而加強了帝國主義集團分裂。由於美國和英國堅持設立「紙金制度」亦即保持美元和英鎊（輔幣）作爲國際貿易支付手段，允許美元和英鎊繼續居統治地位，只不過是改變了「提款特權」，即允許這集團內的其他國家擁有較大的權力，實質上還是美元和英鎊居支配地位（美國佔百分之卅六，英國佔百分之十一），國際收支出超換來的乃是無法兌現的「紙上黃金」（信用下降的美元和英鎊）。這引起了法國的強烈反對，拒絕在協議上簽字，西德雖然表示反對，最後還是勉強簽字，其他國家由於地位懸殊，對這種損人利己的措施，只好敢怒而不敢言，硬着頭皮簽字。

(接自第四版)

，號召蘇聯向美國學習。他說：「我們把美國展覽會看作是不久的將來我們自己的展覽會。」真是不打自招！克魯曉夫公然把美國當作蘇聯的未來，一語道破了他所鼓吹的「土豆燒牛肉」式的假共產主義，就是他在蘇聯所實行的資本主義的復辟。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美帝國主義的音樂、舞蹈、電影、文學、戲劇等大量「文化食品」在蘇聯上市，的確開創了國際關係史上文化交易額的最高紀錄。美國〔時代〕周刊一九六二年十月廿六日報道說：「莫斯科正在美國空前強大的文化攻勢之下暈頭轉向」。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紐約先驅論壇報〕也說：「俄國正在遭受美國文化的入侵」。請看，侵略者一點也不掩蓋他的侵略者的面目。而喪權辱國、接受美帝文化侵略的蘇修奴才，却對這些話裝作聽不見。他們起了障眼術，企圖掩蓋自己與美國大搞「文化合作」、向美帝徹底投降的可恥罪行。

這種障眼術之一，就是克魯曉夫曾經叫嚷的所謂「意識形態不能和平共處」。蘇修擺出一副「不能共處」的架子，實際上干着向美帝的文化侵略、「思想

可說這個會議，是加速帝國主義集團的分裂離析的會議，資本主義集團內部的貨幣戰、貿易戰將會更呈白熱化。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隨着美元的危機，而引起的美國國內階級矛盾的激化和帝國主義集團在經濟領域內的大混戰，這極大地削弱了美帝對世界革命人民的軍事鎮壓的物質力量，這無疑是對世界革命人民增添斗志，方便各國人民武裝革命鬥爭的迅速猛發展。

正如世界革命人民偉大導師毛主席所說的那樣「美帝國主義和其他一切害人蟲已經準備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們被埋葬的日子不會太長了」。只要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剝削人民，更好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進一步加強革命鬥爭，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面勝利的日子是不會太遠的了。

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对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工贼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

滲透」徹底投降的勾當。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團上台以後，更是連「不能共處」這塊羞布也不要了。他們上台後，〔真理報〕第一篇闡述文化政策方面的社論，連以前蘇修掛在嘴邊裝樣子的「黨性」這一眼也不見了，什麼「意識形態不能和平共處」的高調更是無聲無息。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說過，蘇修已經不再談論美國文化有什麼「思想意識上的顛覆性的危險了」。這表明蘇修已公然與美帝站在同一個立場上，他們本身就是美帝對蘇聯進行文化侵略的幫兇。所謂蘇美「文化合作」，也就是蘇美反革命勾結在文化領域中的表現。

毛主席教導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蘇修與美帝怎樣狼狽爲奸，橫行霸道，但是他們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敲響了他們的喪鐘。偉大的蘇聯人民，總有一天會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大造蘇修統治集團的反，把克魯曉夫的繼任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以及他們通過「文化合作」的途徑販運進來的美國反動文化毒品，統統掃除干淨。



正確看待婦女問題

婦女問題，從來都是作為社會問題而存在的。在階級社會裡，婦女問題不能不歸結到階級與階級鬥爭的問題上去。

婦女問題是階級社會的產生，自從人類有了階級，就產生了婦女問題。所謂婦女問題，就是受壓迫受剝削、求徹底解放的問題。沒有了階級，消滅了剝削制度，就基本上解決了婦女問題。因此，使廣大勞動婦女得到解放，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爭取全人類的徹底解放的事業——之中的極為重要的組成部份。婦女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婦女運動的方針任務，必須服從整個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這個是原則，離開了這個原則，僅僅從性別上看婦女問題，抹煞婦女的階級區別（不區別壓迫與剝削別人的婦女與被人壓迫剝削的婦女），割裂婦女解放同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聯系，這就是勢力陷入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成為資產階級的所謂「婦女觀點」。

好多人（包括我們左翼陣營的不少女同志），在婦女問題上，往往離開了階級觀點，不自覺地受資產階級婦女觀點的影響。他（她）們不把婦女問題看成一個階級與階級鬥爭的問題，不聯系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來討論婦女問題與婦女任務，而不切實際地提出「男女平等」「婦女走出廚房」的口號。這些口號，絕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而是資產階級的口號。

請問，婦女受壓迫受剝削是不是由於男人的原故？不，不是，而是由於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被壓迫的婦女要得到翻身解放，惟有被壓迫的人民團結戰鬥，徹底砸爛剝削制度，爭取一個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新社會。提出爭取「男女平等」作為婦女運動的口號是絕對錯誤的，是不着邊際的，是背離階級觀點的。「男女平等」要向誰去爭取呢？向男人去爭嗎？這是根本錯誤，在階級社會裡，男人也是劃分為不同階級的。有剝削階級的男人，有被剝削被壓迫的男人，籠統地提出「男女平等」這是十分錯誤的。向剝削階級爭取平等嗎？這更是錯誤可笑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那有分男女，對男對女，一律剝削，一律壓迫，「一視同仁」。請問一問：工人兄弟姐妹，你們的老板欺壓你們，有沒有管你們是男是女呢？向這些剝削者爭取「男女平等」不是荒謬嗎？

「婦女走出廚房」，這也絕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而是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口號。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裡，勞動婦女留在廚房是受壓迫和不自由的，走出廚房難道就不受壓迫和得到自由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馬來亞（包括星島），那些工廠女工、工場

女工、割膠女工、琉璃婦女等勞動婦女，她們不是都走出廚房，到社會上工作了嗎？然而，她們自由解放了嗎？她們不必受壓迫和剝削了嗎？可見，「婦女走出廚房」這是一個誤導性的口號，是錯誤的口號，是模糊階級界限的口號。

我們前面已經指出：婦女問題，從來是作為一個社會問題而存在的。婦女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必須服從整個無產階級鬥爭利益，惟有全人類都已獲得徹底解放，婦女問題才能獲得真正的、徹底的、根本的解決。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婦女，同資產階級男人一樣，是資產階級分子，她們把自己的享樂建築在別人被剝削的痛苦基礎上。她們還同商品一樣，也是丈夫的私有財產，她們選擇愛人的標準，是金錢，資本，地位，身份，一句話，是計較利害的買賣，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講的「現金交易」。在馬來亞，特別是像新加坡、吉隆坡、檳城這樣的大城市，許多所謂「職業婦女」（如女書記、女護士、女教師），滿腦袋都是資產階級思想。她們嚮往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她們是社會上一群落後的婦女。這些婦女當中有少數參加左翼運動，但是，她們的革命性不堅定，易於動搖、妥協。她們是知識分子，具有一般知識分子所常犯的毛病。

與此相反，廣大的無產階級和貧苦婦女在極端貧困的家庭中，勉強地維持生活。其中一部分人為了自己和家庭掙得一點點收入，不得不給資產階級幹一些報酬極為低微的工作。她的生活目的和願望，是徹底擺脫這種被剝削、被壓迫、窮苦、受污辱的狀況，作自己命運的主人。

對於我們革命婦女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如何以無產階級的思想武裝頭腦，提高革命覺悟，在革命鬥爭的實踐中不斷地鍛鍊自己，使自己成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堅強的革命戰士。



毛主席說：

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才能實現。

毛澤東



(編者按：我們的兄弟報章——「陣綫報」，最近闢了一個「熱諷冷嘲」，文章短小精悍，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這些文章，像一支支利箭射向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射向牛鬼蛇神。本報接受讀者的建議，從本期起，也增闢「熱諷冷嘲」一欄，以便同「陣綫報」相呼應，配合作戰。歡迎大家來這裏向敵人放箭。)

約翰遜——落水惡狗

最近，垂頭喪氣的美帝頭子約翰遜玩弄了一個「以退為進」的把戲——宣佈不參加下屆總統競選。

其實，約翰遜這樣一個強盜頭，當總統沒什麼了不起，不當總統，更沒有什麼了不起。然而，約翰遜却以為自己決定不再當總統，是件什麼天大的事情，所以，鄭重其事地宣佈出來，更可笑的是他還把自己的老婆、女兒、女婿都拉了一齊上電視。他自己在電視中發揮了「高度的演技」，作出要哭的模樣，口口聲聲說他「痛心國家的分裂」，然而，他「欲哭而無淚」。他的老婆和女兒也看他的臉色行事，在電視鏡頭裏擠幾滴淚水。

約翰遜和他的老婆、女兒是真傷心嗎？如果說他們為國家人民而傷心，那是假的。約翰遜是侵越戰爭的大老板，雙手沾滿越南人民的鮮血，數十萬美國青年被他用槍尖押到越南送死。像這樣的殺人魔王，怎

會突然變得「善良」起來呢？現在，約翰遜不正在抽調更多的美國大兵到越南去送命嗎？

如果約翰遜是由於自己政治前途一片黑暗，由於自己的侵越政策一敗塗地，國內外一片罵聲而傷心，那倒是確實的。

落水的惡狗樣子不是怪可憐的嗎？如果有那個糊塗人去救被打落水的惡狗，待惡狗救上岸，馬上就會去咬人，至少也會把身上的污水濺到人們的身上。

現在，約翰遜裝出這副可憐相，不正是同惡狗被打落水時的可憐相一模一樣嗎？越南人民可不是糊塗人，他們是不會同情這條到處咬人的落水惡狗的！

中國和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有詩曰：「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這兩句詩寫得何等好啊！正當約翰遜副出可憐相時，毛主席這兩句詩正是送給越南人民的最好最好的禮物！

暮色蒼茫話白宮

白宮，美國總統府正被一道陰暗的暮色所籠罩。美帝國主義一天天地爛下去，一天天地沒落，美帝國主義的精神中樞——白宮，也瀰漫着一片悲觀、絕望的氣氛。

美元危機日益加深，侵越戰爭泥足深陷，使美帝國主義的大小頭目們一籌莫展，互相埋怨，吵吵嚷嚷。

侵越戰爭，有這幾個「要角」：第一主角：約翰遜，第二主角有兩個（分軍政方面）：賴斯克和麥克納馬拉，第三主角有一個：威斯特莫蘭。當然，還有配角一大堆：哈里曼、戈德堡、惠勒、洛奇。……

第一主角約翰遜宣佈今年底不再當總統了，第二主角麥克納馬拉被約翰遜撤了職，第三主角威斯特莫蘭也被約翰遜撤了職，剩下賴斯克還呆在那兒，硬着頭皮闖，闖得頭破血流還是要闖。不過，今年年底，新總統一出，賴斯克這個「兩朝元老」相信也會掛冠而去，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嘛。

看一看上述情形，對於美帝國主義內部混亂的情況也可以略知大體了。



侵越絕境 失敗已註定
一副哭喪臉 愁煞了災星



飛機把凶惡 炮火來相迎
驚風發拍天 有敵無新機

蘇修要控制全亞洲

當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大好，而且還要更好。廣東省及廣州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全省人民的任務，仍然是艱巨的，光榮的。我們要更高的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緊跟毛主席的偉大部署去建立新功勳，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再接再勵地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

我們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的七億人民，對於戰爭，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不怕之故，因我們在「促生產」中不忘「促戰備」。

和平，必須雙方或多方面同意方成；戰爭，只要一方有意就成了。

樹大招風，今天，敵視中國的不是一個，除美帝外，還有蘇修，還有反動派。

美帝要獨霸全球，蘇修要與美帝分霸世界而控制亞洲，此是人所共喻之事。前天，台北「徵信新聞報」論蘇修召開的「布達佩斯國際共黨會議」時說：「蘇俄奪取亞洲共黨領導權」。其實，這是蘇修要控制整個亞洲。亞洲人口，佔全球人口之一半，蘇修之志而得逞，蘇修就可以與美帝分霸世界了。

所謂「布達佩斯國際共黨會議」，依蘇修原定計劃將在明天（廿六日）閉幕。

無論美帝要獨霸全球也好，蘇修要與美帝分霸世界也好，它們非用戰爭為手段不能達到目的，這戰爭就是世界大戰。這世界大戰不會全是美帝蘇修勾結起來對弱小民族之侵略戰爭，歸根結底，還會演變為美帝與蘇修之戰爭。因為美帝與蘇修之間也有矛盾，矛盾在雖然蘇修願與美帝和平共存，但美帝却不願與蘇修和平共存。道理很簡單，美帝之志是要獨霸全球，怎肯把半個世界送給蘇修控制呢！以埃之戰，不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嗎？

「以埃之戰」目前已告一段落，以色列勝，埃及敗，亦即美帝勝，蘇修敗。但告一段落而已，尚未結束，雙方盤馬弯弓、俟機再發。

因此，世界大戰雖未爆發，局部戰爭是有了，尤其在亞洲。越南人民之反美鬥爭，正把侵略者殺得叫苦連天，既無還手之功，又無招架之力。紐約華文報「美洲日報」社論說：蘇修並不肯用全力援助越南人民，使美帝大感詫異，五角大廈（美國防部）正在「詳盡研議之中」。

「美洲日報」之社論又稱：去年「六月間以埃戰爭以後，埃及一敗塗地，俄共立即加以重新裝備，除補給其在戰爭中所損失之坦克車及戰鬥轟炸機以外，尚供應埃及以最新地對地電導飛彈。」「埃及為一非共

和國家，蘇俄既然願意以此最新武器供應埃及，且訓練埃及人如何使用之，但蘇俄對於北越，一個同屬共產性質之政府，而且又係在戰爭危難之中，蘇俄何以並不供應此種新式飛彈？」

「美洲日報」的社論發表於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看來，「五角大廈」之研議，已研議了六十多天了，不知研議出什麼結果？依我們看：蘇修所以全力援助埃及者，蓋蘇修以為中東地區屬於亞洲範圍，應由蘇修控制，美帝不應染指；今美帝竟染指，這就不是「和平共存」。

然而，蘇俄對於北越，一個同屬共產性質之政府，為什麼又不「全力援助」呢？從這一點，又證明蘇修之志，不是如「徵信新聞報」所說的「蘇俄奪取亞洲共黨領導權」，而是蘇修要控制亞洲。

現在，我們且談談蘇修全力援助埃及一事，假如以埃戰爭再起，埃及能否取得勝利呢？則問題在：埃及是否只憑恃蘇修所援助的「地對地電導飛彈」而不知有毛主席的軍事思想？如其然也，則埃及必再蹈覆轍。

我們說「再蹈覆轍」者，因對上一次的「以埃戰爭」，埃及失敗，並不因武器不如以色列，正因武器遠勝以色列。埃及之武器也是蘇修全力援助的。埃及有此武器的優勢，却在六天的時間中，全軍盡墨，何以故？蓋「唯武器論」之不可恃也。

毛主席說：「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反之，越南人民，儘管未獲得蘇修的全力援助，三年來，蘇修給越南人民的武器，都是過了時的爛銅爛鐵，但越南人民却以弱勝強，以寡禦眾。越南人民憑藉什麼致勝？則掌握了毛主席的軍事思想。

因此 國民黨對毛主席的軍事思想，也不能不五體投地的佩服，用「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以歌頌毛主席的「人民戰爭」。對於美帝，則肯定說：「必然下不了台，吃力又不討好」。

可以說：蘇修不以全力援助越南人民，正是越南人民致勝之道；蘇修以全力援助埃及，正是埃及失敗之原因。

「布達佩斯的國際共黨會議」，蘇修鬧出什麼花樣，不管管他，正如美帝蘇修的反華，反出什麼花樣，也不管他一樣。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也。文化大革命，將全面勝利了，當七億多人民都有毛澤東思想作武器時，以此圖功，何功不成；以此禦侮，何敵不克。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